潛室劄記

潛室劄記序

學者讀書期以明理而已史以紀事美惡咸備無論矣而切於言理者六經之外惟子諸子之書惟儒稽之班固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

觀者九家而九家之中不獨道墨
名法雜家小說皆與焉即以儒言醇
疵互見真贗雜陳求其精義微
言可以上續孔孟之心傳者殆不
數覯自宋周程張朱大儒輩出凡

其片蹄隻字皆足饜飫人心學者耳提心受口誦手抄字編而句輯之名爲語錄後世得之佳佳珍爲玉屑丹砂而惟恐其說之不詳也要其所言者無非有關於身心性命之

百與夫修齊治平之原极足寳
貴耳元明諸儒得其正宗可爲羽
翼者亦皆多能自創一書自著一
説以訓當時而傳後世非無本也然
自陸王之學既興學者多溺於異

說感於岐趨而不克自振哉

朝尊崇正學一以朱子為宗其道大光予

少承

先大夫大司成公訓已知從事正學及

作屏南邦丘書之有關正學者咸

思購而得之其未獲行世者尤樂
爲表彰期與天下後世共之有屬
吏上元令伊祁刁承祖出其先人所
著潛室劄記一編以求叙於余披
覽之暇輙爲動容與歎曰若此者

其可以升朱子之堂而入孔孟之門者乎揔其大要如主敬存誠正心養性持身涉世之學皆得其精微直參宋儒之座而曰事指陳藉物以抒言之明白曉暢痛切淋漓則

爲可補宋儒語錄之所未逮旨哉言乎觀其取名劄記不過隨其筆劄而記之而以之開導羣蒙惠茲來學其真潛室之一燈乎學者試取其書而閉室研尋潛

心玩繹則過躬實踐之餘其亦可以知予言之不謬也夫西林學者

鄂爾泰謹序

世家易象賢難以文章世其家學掇巍科登膴仕吾見其人矣以理學世其家尊聞行知士得已而民不失望吾未之見也見邑父母刁侯焉侯爲伊祁鄉賢裳吉刁先生文孫以名進士膺

簡來治上元潔民愛己其治以正風俗
興禮讓爲務未期月而利興弊剔疲
俗一變士民交口神君洼洼及侯異
政且窺其學問曰明體達用根柢不
凡予時投老鍵戸不交當事一言不
知其爲蒙吉先生文孫也洼予合訂
四書大全朱子語類或問廣証前賢

語錄陸稼書　盧稱才蒙吉先生隻詞片義重若球圖于固已藏之胷中矣侯從參齋來得册是其苗裔乎已而侯以鄉飲酒禮賓于禮成賓主不交一言閱日侯手潛室劄記二卷視予曰此先儒未刻書四種之一也已刻不載于錄卿侯為蒙吉先生

文孫水有源木有本定不偶然退而

維誦稼書

盛稱諸皆在焉如逢

故人更遇新知連宵達曙不能去手

口誦心維此非經生家言徒用以取

科第者也又非語言文字以口耳供

講學而不主於躬行實踐者也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薔變天德

王道何以條貫修已治人何所持循皆布帛菽粟之言可以服食而依據正如張橫渠先生作正蒙一一夙興夜寐窮思極慮真積力久得來融釋脫落言言與訓俟薰蒸醞釀之久習與智長成若天性宜其根柢蟠固體用合一入爲慈孫出爲循吏世其家

而象其賢無難也侯豈一世之人哉
先生豈一世之人哉亟勸廣播用滁
凡近侯其割枕秘付開雕嘉惠後學
勿吝勿遲
雍正三年乙巳冬長至日上元後學
退谷黃越書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逡巡門外焉不肖承祖輩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聞詩禮時見 先大人手錄遺書悉 先王父明心性翼經傳為理學家沿源泝流語學醇於韓董功茂於程朱所揚其粃而醜其粕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劄記一書又係 先王父於順積樓側搆潛室勵學廿年凡有所得悉撮誌之粹詞溫語片玉含輝

偶句隻言寸金肆彩要其大旨大抵為讀書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喚醒愚蒙處又不啻清夜弘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綫天聰閱是書未有不竦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沒于人心耳歲乙巳承祖奉

簡命特授上元邑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者不乏人間以 先王父諸著述祖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難悉所有

刋之為窀穸增光奈蕭然琴鶴外無餘物清貧視家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為 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為其廉于價省於工也然而 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儼然自命為儒者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內之不能為一已立心外之不知為萬物立命徒以雕虫小技弋取浮名一旦紆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為儒林

中一大罪人為天地間一大頑物承祖不敏素疎拓
於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
鑒臨為念務炯炯然不昧此靈明坦坦焉祛羞於衾
影已焉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
鎔均未敢自知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墜我
家穀恧焉滋懼云爾

孫男承祖顯祖敬識

潛室劄記卷上

伊祁汀　包棠吉著

男再濂　孫顯祖 繼祖 承祖 興祖　曾孫鑰 鎧 錄 鎔 鈞 錦　仝較

錫山高世泰彙旃　仝訂　南豐湯永寬碩人　仝叅

上元黃越際飛　上元許鏘賢聲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教養刑賞之道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處置停妥纔了卻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仔細簡點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令居家居鄉卻不曾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爲學果何用

春秋於魯君見弑只書公薨個中用意甚妙胡傳可謂傳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

愈覺分明而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以及其餘則幾矣

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着馳騖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滙歸在心裡不着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大而能小者也

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為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

爲緊要。

視時心在目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則四者一一合體。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爲主。而四者奉命焉。不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言。當與朱子之言並稱。曰

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書冊收攝他或做文寫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爲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

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
育矣

人不知而不愠未能也以愠爲忿而懲之久之漸覺
心曠則不愠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爲已
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則子靜力詆
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
爲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誣以支離比諸楊
墨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

問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涇陽先生曰、性即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為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即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為天也。

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并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慎也。

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尚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為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一時行止千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

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

純粹和平整齊嚴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却

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

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着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真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

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

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嘗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爲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萬

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的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閱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玄機峻待人領畧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處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强要鑿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

後學茲無着眼處其爲吾道之蠹豈淺鮮哉

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其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罔功耳

純公云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子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裡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熟與否毎引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

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覿面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識不減伯子。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念臺劉先生爲儒醇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習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顧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

也。

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描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

學者時時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易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没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景逸先生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

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禪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顧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為學

釋氏以心為其老子以氣為性衆人以情為性皆得其偏而失性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

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為配義與道之氣
以性攝情故情為胞民與物之情
欲為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鋭意宗
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
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
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
妄做與否

孔明曾子大賢也孔明卧隆中非三聘不出旣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爲念看他是何等胸次曾子一生强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

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喫盡多少辛苦以魯得之纔了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襲志以學

其事親敬身以學其全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縮以學其大勇繩趨矩步何多讓焉

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為致知食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為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孝或為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

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于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爲師友。夙嫺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

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曾子之所學當從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崇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爲之註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然則四書之行于世爲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于書竊意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源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

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于治道也何有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于書而著于禮余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慎不敗皆此義也雅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于書禮而畧于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卽義

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舍義而即利蓋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小人義利之心

君子以道義爲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爲情而傷其性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函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膜

君子時時戒慎惟恐有拂于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于人欲

在人身上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
者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
一畫竊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囘曲古若
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外者也撒
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囘則無剩漏古若今萬
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也
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畫非有兩畫也
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即

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寔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個太極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無之而不在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則心爲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爲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眞與天地合德矣

論學便是要明理格物之謂也論治便須講修身

之謂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爲先務心卽理也性卽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爲要圖暴慢鄙倍遠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繇立治法所繇施也

陽明師弟動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胡爲其亡也

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爲主卽偶有不合

聖人之旨處却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

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以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已復禮爲仁告顏子此虞廷十六字嫡傳也克已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

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是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允執厥中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叙其所學曰從心嘉顏子之不違仁曰其心此外無聞焉曰聖人不輕言心善觀聖人之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則見其參于前也見其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見其心于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

見吾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非心善觀者盍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已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身身載心一已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已之天地位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一已之萬物也內而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已之萬物

育也嘗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天地也膝下承歡父母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兄弟妻子奴婢以及堂室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借之大道莫不有以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咸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覓得若曰位天地育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曰知其所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

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

天地正氣大率爲利名二字壞盡反躬內省果此一無繫累纔是眞丈夫

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兩者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薛子曰學至不責人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尤人有文淸之言原本横渠吾輩讀之竊以自

愧又竊以自勉也

子謂顏淵曰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敢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時要和平不敢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時時安

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粱溪先生曰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繇此信然哉蓋安頓工夫于本體自然處尚隔一層是以粱溪云云然在初學者似亦無妨先生不云乎初入之心妄念膠結若不安頓如何便會運合或勉强而行之須索如此

孔顔之樂有二種胸中無物則樂胸中有得則樂唯無物而後能有得唯有得而後能無物二者相因而其爲受用也則一而已矣

㳙州葦厭薄聞見至謂六經亦可廢何異于舍布帛而求其暖舍菽粟而求其飽乎其不至于凍餒而殞命者幾希

知仁勇三達德缺一不可何也人而不知是非當前一切判斷不開只是混帳人而不仁私欲滿腔視同體如胡越定要刻薄起來人而不勇終日委靡沒箇希聖希賢的志氣如何會長進大都這三德原是天與我的少了一件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豈不是德之賊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箇人

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固處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天下之治也理教昌明爲君子者在上位爲小人者在下位小人恥其下而以功名失志亦將勉力爲君子天下之亂也理教晦昧爲小人者在上位爲君子者在下位君子恥其下而以富貴動心亦將失身爲小人

君子之富貴所以崇廣德業也故孜孜焉進修而不

足小人之富貴所以跨躍閭里也故盈盈焉滿飽
而有餘
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六經虛其一而稱五此天
經一大缺典也雖然有四子之書在粹然自成一
家合而成六誰曰不宜後儒又從而附益之至有
十三經于是乎加多矣竊意孝經而外若左氏若
公羊若穀梁若爾雅恐俱不得以經名也甚至二
氏之書紛見迭出儼然以經自居其爲僭竊也甚
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朝廷之名器且然而況

于聖賢之名器乎。聲其僭竊。一舉而改正之。伊誰之任與。文清先生曰大聖人作。尹將有厚望焉

論人于戰國。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焉。仲連之辭富貴甘貧賤也。曰輕世肆志此四字者、如何當的他起。假使權柄到手。恐誤天下蒼生矣、嗚呼不知學之弊至此哉。

朱子立主敬三法。高子從而先後之。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入門。整齊嚴肅從衣冠瞻視上見得功夫似在外

面而其實則本之于心也何也整者此心無敢散亂也齊者此心無敢參差也嚴者此心無敢寬放也肅者此心無敢怠慢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矣所謂敬也上蔡之惺惺和靖之收斂一以貫之矣

吾于高子遺書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吾師乎吾歸乎錄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遡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

明于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故予嘗有語云。早歲服膺帷庭訓。晚年北面在粱溪。蓋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

老子陰符經、從未睹全書。只于薛子讀書錄中、得其一二。薛子述程子之言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及閱之。雜甚且多怪誕。不經之語。如以仁義禮智信爲五賊。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是何話說。薛子錄之。殊不可曉。

孔子以四勿教顏子。而老子言三勿。曰耳、目、口、天下

之三要也此其言之近理者惟是少却一物所動一差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于理矣烏所語于克己之功乎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此言是身心良劑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

薛子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余曰一時之忿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故見瑜而不見瑕畢竟

是格物未到至極處

人心唯危則道心唯安矣道心唯微則人心唯顯矣顯者省察而自克之安者優游而自得之則人心皆道心渾然爲一無所分別矣

文清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是卽感而通天下之故也子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爲寂然不動傳神乎合孟子一節恰好是繫辭兩句之義

養氣者自無暴其氣始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後可言無暴何也喜怒哀樂氣之驗也言語輕浮淺露無涵蓄躁率急遽無倫序皆所以暴其氣也養氣者須沉潛和緩始得

文清先生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余謂不特事君爲然雖隱居鄉里視天下猶一身非爲家謀也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儒有作禪語以見于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余謂作禪語以

見于文辭者便是理不明豈特失平易之意哉

漢末諸賢天資甚高極力砥躬礪行但于道學一路。未有理會處故不免淪胥以亡惜哉若使得程朱爲師友或免于難其所以進德修業者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

梁溪之于河津猶顏子之于曾子也。

梁溪先生課程每夜臥不解衣午醒即起余未能也解衣而臥纔醒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或思索義理有所得即于次日記之覺得此心在腔子裏但

不能常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纔是聖門格物功夫。卓絕諸儒。孰得而加諸

一念不妄起。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做。一人不妄與書此甫畢。閱讀書錄文清先生語云。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與予中間二句全合。此心之同然如此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余謂人性上不容減一物。

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之念參之天理流爲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人欲轉爲天理

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便須查考某是善即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即遏絶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書曰無敎逸欲有邦余引伸之曰無教逸欲有家無教逸欲有身

無輕日用雖無安屋漏唯危

人皆知奉承此身而不知奉承此心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皆所以奉承此身也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凜凜焉如對上帝如臨師保皆所以奉承此心也奉承此心者無不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輙給凡所以奉承此身者無不至矣

人之吉與凶徵諸言躁其言人未有能吉者也言之詠與否徵諸氣暴其氣言未有能詠者也

文清曰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余謂性也者其大學之樞紐也與豈特大學然哉自論語中庸孟子以遍觀六經而盡識皆此物此志也

文清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為仁之意余曰愚不知也有以砭之則知矣東銘一篇皆勉人為知之意

文清曰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寤一寐其對待之易乎所謂交易為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

寤而寐寐而寤循環無端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易為用也動靜必以禮語默必以義寤寐必以敬則太極之理真實在我而渾身於是乎見易矣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中中之一字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永樂二年饒州處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

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息邪說放淫辭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有功吾道大矣爾公張氏獨微示不滿之意且惓惓焉惜其書之無存也意者欲自為地乎閱其四書大全辨惡亦有拾友季餘唾處

秦焚詩書學問一道掃地矣繼以漢高嫚罵故開國之初知學者絕少歷文景間文學之士始稍稍出賈誼之文博大昌明而或失則浮鼂錯之文典雅精練而或失則刻以言乎知道均未也至董子出

然後知道之大原出于天纔說性纔說命是吾道一大開山也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董子之學度越諸子處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咸絕其道勿使並進是董子之教度越諸子處繇周迄宋可與適道者得三人焉文清推昌黎文成推河汾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爲聖人昌黎以墨翟臧孫辰與孔孟並稱要之醇正不雜俱遜廣川一席也

君子修之吉蔽以戒慎恐懼四字說的任地嚴重小

人悖之凶。蔽以放僻邪侈四字。說的任地醜惡似乎胥壞懸殊矣。豈知一不戒慎恐懼。便做到放僻邪侈。要免放僻邪侈。須是戒慎恐懼。出此入彼中間更無站立處。避凶趨吉者。慎之哉

今人講天文、都在躔度上推算。余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這便是孔子的天文。今人講地理、都在疆域上查考。余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便是孔子的地理。把兩大象實體到身上來。即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也。區區讖緯陰陽之術云乎哉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豈諱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盎然、現前性命、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頑矣。然則天理流行、活活潑潑、如何可空。

晝間功夫、在言語上查考。言語不慎密、吾心未有能存者也。夜間功夫、在夢寐上查考。夢寐不真正、吾心未有能存者也。晝夜孜孜、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然心不是懸空守的。須要時時讀書、纔得翕聚

書又不是草率讀的須要時時靜坐纔得沉潛靜坐以讀書讀書以存心心存而晝間言語自然愼密夜間夢寐自然眞正矣

梁溪先生言功夫以擇執二字盡之曰無一毫攙和之爲擇無一毫滲漏之爲執予今日唯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如此方是眞功夫愚謂從功夫覔本體以心之虛靈二字盡之無一物塡塞之謂虛無一物遮蔽之謂靈予今日唯時時刻刻覺其塡塞遮蔽而已不知何日可見本體也

舍程朱經驗良方而自製金針自矜妙訣律所謂違
本方殺人者也。
粱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
而不繇程朱。是入室而不繇戶也。愚謂程朱之道。
至高子而闡明殆盡。學程朱而不繇高子。是入室
而不繇戶也。
粱溪於端文爲後生。觀其答格物諸書。直舒胸臆。罄
所欲言。端文亦欣然受之。不少芥蔕。如此正見兩
公高明光大處。我輩相與。若無這段意思。便不成

朋友併不成學問

儒者言無物又言有物何也無物之物指人欲言也梁溪曰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皆是也須是克己閑邪打掃的潔潔凈凈然後本色谿露無少汚染故曰無物有物之物指天理言也白沙曰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端倪者躍然于方寸瞭然于日用不言而喻者也須是存心養氣發見的活活潑潑然後太虛凝成無少滲漏故曰有物唯無物所以能有物一畫

有物所以能無物蓋合一而交養也

性之一字彷彿似有所見尚未是眞頭面雖時時靜坐讀書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尋常思維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則陰陽動靜必有與時咸宜者矣梁溪先生却不然其言曰吾輩學問以藐爾六尺爲太極作个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余所言是後天而奉天時先生所言

直是先天而天弗違看他何等眼界何等願力

梁溪先生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今試內省此心易除者果是除了難除者畢竟未之除也

梁溪述少墟之言曰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二語當終身行之余謂內存戒慎恐懼便是敬以直內外守規矩準繩便是義以方外終身行同人之言也與哉終身行坤之六二也

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

晝之所讀。夜必思之。夜之所得。晝必書之。晝不讀則夜無所思。夜不思則晝無所書。無所思則正念弛而私欲生矣。無所書則正功廢而宴安成矣。私欲生于內。宴安成于外。則身心日汚壞。而性命日淪喪。此豈等閑事。而可不惕然深省乎。

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故從來稱心者。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骸。皆一心之服役也。有臣道焉。心牽于物。則紛亂雜擾。不能爲官骸之主宰。而心爲昏君。五官百骸各牽于物。則陷溺汨没。不肯爲心之服役

而五官百骸皆叛臣矣外以察吾君臣大義何存何亡不可逃也吾惟日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內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不可忽也吾惟日盡吾性命之所當爲者而已

回想向來病痛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人之田原不要芸我强要芸之究竟無下手處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已之田荒蕪甚矣自茲以往務要把那根莠荊棘一切斬除了將一片田地修治的潔潔淨淨布以嘉種朝夕灌溉滋培生生不已萬實告

成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

讀書非呫嗶求復吾性焉耳靜坐非禪定求見吾性焉爾性何以復鑑矣而得也性何以見鑑昧而明也失而得昧而明則氣質變化而天地之性盎然現前矣

梁溪先生曰世局如此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信然哉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以隻身挺然擔荷其間萬萬莫要失了脚萬萬莫要脫了肩好好的交與那個人方不負彼着

玉成之意

文清曰愛流爲滛溺仁之過也余則曰不仁之過也蓋滛溺之愛全是一團私心了如何說得仁以係戀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余曰未然旣曰道矣豈有係戀係戀亦豈有私恩乎

治天下者在得人固矣余謂治身心亦然學者屛棄外物孜孜然用其力於身若心也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有月損無日益矣無巳姑借憎疾之人誹謗之口以自勵可乎畏其人察其言反觀內省務

求改過以自新彼憎疾而誹謗之者何必非良朋好友也

於人也無問貴賤於事也無問大小於地也無問明暗於時也無問久暫皆當提醒此心而不敢萌怠慢之意久之自有得處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此八字者不可須臾忘也

壽親一舉而四方亟存自公卿以至布衣未識面而來者指不勝屈也余不肖何德以堪之哉圖報無能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

敬以直內心乎道也義以方外身乎道也心乎道道凝其心也身乎道道淑其身也內凝其心而身益淑外淑其身而心益凝此之謂內外交相養者也心以不動爲主者也而反曰動心蓋震動其心使之有所警惕而不敢即安庶可不淪于寘頑也性以不忍爲主者也而反曰忍性蓋堅忍其性使之有所創艾而罔敢或易庶可不囿于氣質也故孟子曰增益其所不能薛子曰則日新矣然則動心者正所以不動其心也忍性者正所以不忍其性也

每日外考吾所言字字句句務期核實而後已實矣若未能有行焉雖實言亦虛也每日內省吾所知事事物物務期認眞而後已眞矣若未能有行焉雖眞知亦假也虛者實之假者眞之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我行其野適當立冬前二日利于是終貞于是始矣仰觀俯察滿目皆肅殺景象使人愴然天地一團生意都收藏在裏面翕聚者正其發散者也專一者正其直遂者也因而內省吾心翕聚乎否

也專一乎否也不翕聚不專一吾心一團生意與天地懸隔矣天道方以利終而吾心無所謂義天道方以貞始而吾心無所謂知天命之性安在此不可以不勉也

梁溪先生曰財色二字一落腳便是禽獸讀之悚然危懼

又曰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人心常收斂則常仁矣只此二句道盡吾輩本體功夫學者要覓本體須從此覓要做功夫須從此做

陳惕龍先生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只此一聯說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此外若添一件便覺重複此中若減一件便覺欠缺無添也無減也遠而言之終身畢世少他不得近而言之一時一刻少他不得包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毋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禽獸矣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

如何讀事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怍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漢高祖貴爲天子過趙一箕踞遂來貫高之謀幾至殺身亡天下而況自天子以下者可不敬與然則希賢希聖是此敬保身保家亦是此敬

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于二字曾未發解是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爲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

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槩乎其未有聞也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詳爲訓詁或發爲論議莫不有以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爲善去惡四字了却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爲學徵辭與義如日中天即謂程朱復生可也即謂孔孟復生可也噫吾無閒然矣

無物不有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

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眞能格物者也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玆不啻不敢含怒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勉者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故再記于此

孔子于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也

可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

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有所當格也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合言之則渾然一物夫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學聖人者巧力二字缺一不可然必以孔子爲標的若陽明之力詎曰非孔子之力但其教人處則未免省力耳自古無見成聖人聖人無見成說話如何要省力陽明之巧詎曰非孔子之巧但其教人

處則未免傷巧耳。大匠必有規矩，羿射必有彀率，如何可傷巧。

溫公大賢也，生平不甚滿孟子；陽明大儒也，生平不甚滿朱子。二者病則一般。

爲人作應付文字，須要滿心奉承他，不是修辭立誠，不是忠信進德，是亦招損一端也。

使汲長孺遊孔子之門，當是子路一流；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當是曾點一流。

梁溪先生曰：如某人見他極好，與人言之亦相入，但

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以是知虛見無益余讀之爽然自失曰先生其爲我發蒙乎夙昔反觀似有見地且于先生之言無不入者試考躬行內外合一否奈何安于虛見不勉勉于實地也言念及此無地可容矣

偶然做的一事原爲義助起既而熟思之卻是大不義所在名則利人實則害已急急回頭庶無大悔

日來反觀內省口內依舊說長道短讀書依舊操三歇五應事依舊隨行逐隊大不長進急向我父師

前叩頭謝罪萬勿因循甘此下流也

先儒云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祇栗危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此語原以喻天變欲人修德正事反灾爲祥也然謹書屋漏固可作事親艮箴矣

孔子從心不踰矩之學只憑一志字做去故曰發憤忘食正見其矢志處曰樂以忘憂正見其適志處曰不知老之將至正見其貞志處及門中雖以不惰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志立也其餘或日至焉

月至則所志有間斷矣

孟子持志陽明責志正是項門一針後來人或爲物欲牽引或爲科名汩沒惜哉

朱子五歲讀孝經便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看他是何等志願

周子說希賢希聖直說到希天處莫高于天故莫高于周子之志

高子曰人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即所謂獨也又曰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即所謂愼獨

也。又曰久之純熟此個念頭都是天理即所謂矩也。雖七十方到此地位其實吾輩纔志學便奉此以周旋矣但從心所欲則究竟未可幾及耳故曰吾輩安敢說大話也。

高子曰所謂收回放心者纔覺便已更別無收說的恁地見成學者服膺此語省却多少氣力

天之心不可見於其生物有常見之人心常提醒使生理油然惡可已則吾之心渾是仁而心之仁渾是天矣

向子問答書兩卷。上卷大段言理學、粹然吾性吾命。至寶。下卷大段言政事、藹然吾君吾民。真剴。至哉言乎。不作一時套語。不作一情面語。不作一假借語。直欲使天下學者。躋聖賢之域。天下民生、盡享康阜之樂而後已。自有書契以來若先生其弗可及也已。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孔門教學定本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一切從事于詞章訓詁之學、只浮慕得、博我以文、半截至約我以禮。便茫然矣。有宋周程

張朱五夫子出。然後推其博文之誘而一意窮理。推其約禮之誘而一意居敬。舉孔門所謂循循善誘之定本而著明之。殆無餘蘊矣。又四百年姚江良知直接江西頓悟。只堅守得約我以禮半截語。及博我以文便以爲影響。以爲支離厭棄而不屑道矣。幸高子崛起梁溪。以五夫子之窮理爲孔門之博文。以五夫子之居敬爲孔門之約禮。舉濂洛關閩所謂服膺孔門之定本表章而著明之。又豈有餘蘊乎。夫人而無志于聖賢之道也則已。夫人

而有志于聖賢之道也、斷斷乎當從高子入。不讀高子遺書眞是虛過一生。

高子曰吾生平不以三公爲榮而以潔淨二字爲願。然願學先生者學先生之所願而已先生願潔淨二字豈非合身與心而爲言乎心掛一絲則其心不潔不淨矣身染一塵則其身不潔不淨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舉在吾身心中矣夫然後可與言潔淨矣卽潔淨卽精微內觀吾心一身之秘藏也外觀吾身一身之流行

也心也身也易也一而已此之謂眞學易此之謂眞學高子

高子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反復此言便覺有壁立萬仞氣象然非曰諷咏其言而遂已嘗試進而求之三才在此六尺此六尺者豈不巍然與天地同體乎今夫天終日生地終日成吾于其中生成若何矣今夫天地之生成在兩間而吾之生成在一心心有所放失則不生心有所欽欠則不成不生不成則此心

頑空矣。吾惟孜孜求易簡于乾知坤。能彊而不息。然後可與言生長厚而能載。然後可與言成矣。生生成成。即大人即三才也。千古在此一日。此一日者。豈不德然與古今同運乎前而古終日往後而今終日來。吾于其中往來若何矣。今夫古今之往來在二氣。而吾心之往來在一心。心有所繫縛則不往。心有所障礙則不來。不往不來。則此心間斷矣。吾惟日孜孜求符節于先聖後聖。考而不謬。然後可與言往矣。俟而不惑。然後可與言來矣。往往

來。來卽一日、卽千古也。

仁者人也。人者心也。天下未有離心之仁。則未有離仁之心。故高子曰、心本仁。如目本明。耳本聰。目本明而失其明焉。則瞽。不可以爲目也。已耳本聰而失其聰焉。則聾。不可以爲聽也。已心本仁而失其仁。則目雖明而心已瞽矣。耳雖聽而心已聾矣。聾瞽之心。尚可以爲心乎哉。不可以爲心。尚可以爲人乎哉。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則已憐之。而人亦其憐之。至于亡心。視亡耳亡目何如。乃已既瞶然

人亦相視為固然其失輕重也抑甚矣

程子曰人只為此形體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此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言乎形體之無所障礙也無所障礙則人體即天體矣愚曰人正為此形體與天不隔一層踐却形體渾是天也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說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言乎形體之無所虧欠也無所虧欠則人體即天體矣內省吾身耳目形也其能明能聰則耳目之性也吾惟盡吾聰明之

性而耳目之形踐矣手足形也其能恭能重則手足之性也吾惟盡吾恭重之性而手足之形踐矣外省吾身父子形也其有親則父子之性也吾惟盡吾親之性而父子之形踐矣君臣形也其有義則君臣之性也吾惟盡吾義之性而君臣之形踐矣兄弟朋友夫婦形也其有序有信有別則兄弟朋友夫婦之性也吾惟盡吾序別信之性而兄弟朋友夫婦之形踐矣踐其形然後可與言性也盡其性然後可與言形也天命之謂性賦性之謂形

踐形之謂人

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也則無一物而非太極形形色色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也則無一事而非太極巨巨細細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時而非陰陽也則無一時而非太極往往來來盈眸而是也此處放過便是形不著習不察物自物事自事時自時與吾無與也此處果識得無一物而非太極無一物而非心也無一物而非心而心有一物濡染則非太極矣無一事而非太

極無一事而非心也無一事而非心而心有一事繫戀則非太極矣無一時而非太極無一時而非心也無一時而非心而心有一時間斷則非太極矣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之太極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太極之無極吾儒只說太極太極便無極故孔子專言之而周子統言之非有二也若二氏只說無極却遺了太極是以談玄說妙都在靜裏尋覓至于動中紛至雜投未免厭煩遂思屏絕事物不

知事物如何屏絕得惟有一一還他太極本位下
已
一曰五件事曰事毋曰課見曰著書曰謹言曰省塲
圃五件事都合併一字上去曰敬
古今道理都在四書裏面故薛文淸公曰四書不可
一日不讀四書道理都在集註裏面故愚又曰集
註不可一日不讀讀集註所以讀四書也于集註
無所得而漫言四書說夢也于四書無所得而漫
言古今道理說夢也

孔子子伯夷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清于柳下惠曰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而孟子則以爲聖之和周子于伊尹曰大賢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任豈一人之身可賢可聖固若是懸殊耶非也賢希聖者也賢而以大名則幾幾乎聖矣是故顏曾思孟俱稱大賢及其從祀孔廟一則曰宗聖一則曰述聖一則曰亞聖儼然配孔子而迥異乎十賢蓋皇帝王以降聖人不世出天縱孔子出類拔萃古今絕響矣剏此以往或有媲美顏曾思

孟者則天下第一流也以余觀於周程張朱殆其人與五子俱稱大賢當以四子之例處之此數百年曠典而未之舉也愚嘗從而私擬之曰周元公見聖程純公悟聖程正公修聖張明公勉聖朱文公會聖以此言公諸天下萬世使學道者知宋五子即周四子孔子而後此九人者其弗可幾及也已

聖人著書一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脉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

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于楊墨其可乎哉

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開而孟子繼非開則無以爲繼也開之之功大于繼若夫顏子曾子子思則同有功於繼孔子以來相傳之道程子開而朱子

繼非繼則無以為開也繼之之功大於開若夫周子張子則同有功於開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於天下萬世哉

孔子之後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後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後知言其誰哉愚謂本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俊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豈有爽焉者乎

今之學道者須自濂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
差却路徑。

簡默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
明不敬也。敬則不昏、雖愚必明矣。一曰怠、怠不強
也、不強不敬也。敬則不怠、雖柔必強矣。

心不存則言不能無妄發、何謹之有。言不謹則心不
能無外馳、何存之有。存心謹言向來作兩段工夫
去做、繇今驗之只是一事、非有二也。

存心時便以謹言爲心、謹言時須是存其心而後言

兩者打成一片久則心無妄作而發言自然中節矣

天即理也此語最盡嘗試考諸聖賢之言天命之謂性命此理也上天之載載此理也顧諟天之明命顧諟此理也四時行焉此理行之也百物生焉此理生之也盡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也知此理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此理也樂天者樂其理之所以然也畏天者畏其理之所當然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昭事此理也不顯亦臨奉此理

也無斁亦保守此理也日鑒在茲不敢一刻昧此理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一刻慢此理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渝罔或恣肆于理之中也敬天之豫無敢馳驅罔或放逸于理之外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言此理之光昭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言此理之充塞也理之時義大矣哉舉目見理舉目見天也舉步見理舉步見天也

[illegible]經詁卷上終